


## 扎根 / 李東霖

還住在家裡的小時候，總會勾著床邊的木製柵欄起床，從上鋪往下看媽媽，九點快速化妝趕著去上班，很快房間就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以及媽媽離去前丟下的「早餐在冰箱裡喔」在我腦裡迴旋。

特別是假日的時候，我可以睡得很晚，醒來時房內定時的冷氣已經散去得差不多了，我熱烘烘走到樓下冰箱乘涼，翻找著食物的同時喊著「阿金」並拉長尾音，阿金就會從樓上的房間下來，躡手躡腳地避免吵醒阿嬤。

「幹嘛啦吼……」，阿金把塞在角落的麵包拿出來，並唸了我一下「老闆在講都沒在聽」，我想他講的應該是媽媽，於是裝瘋賣傻了一番，拿著麵包到外面看著電視吃，有時候吃著想配牛奶，我就又翻開冰箱，而某年翻找冰箱時，因為一樓的房間已經改成病房，我用同一個角度望進去過去曾堆滿雜物的房間，阿金跨坐在塑膠椅子上，吃著中式糕餅，並一手拿著裝有安素的餵食器，兩個人看著電視安靜地吃著。

入  
選  
獎



# 入選獎

還小的我腦中出現了一個疑惑，阿金以前也是吃這個當早餐嗎？我拿著牛奶走進阿嬤的房間，阿金停下嘴巴看著我，這是第一次在假日的時候進來，平常爸叫我們放學探視阿嬤，往往在踏進的時候又踏出了，因為本來和阿嬤的感情就相當疏遠，甚至開口常是喊著阿金，便時常有「先有阿金才有阿嬤」的錯覺，而阿金就成了阿嬤存在的前提，長輩的意義被掏空成一個軀殼，並只有在爸下班回家，喚我們從下樓看阿嬤的時候，阿嬤才回復成我原本認識的那個阿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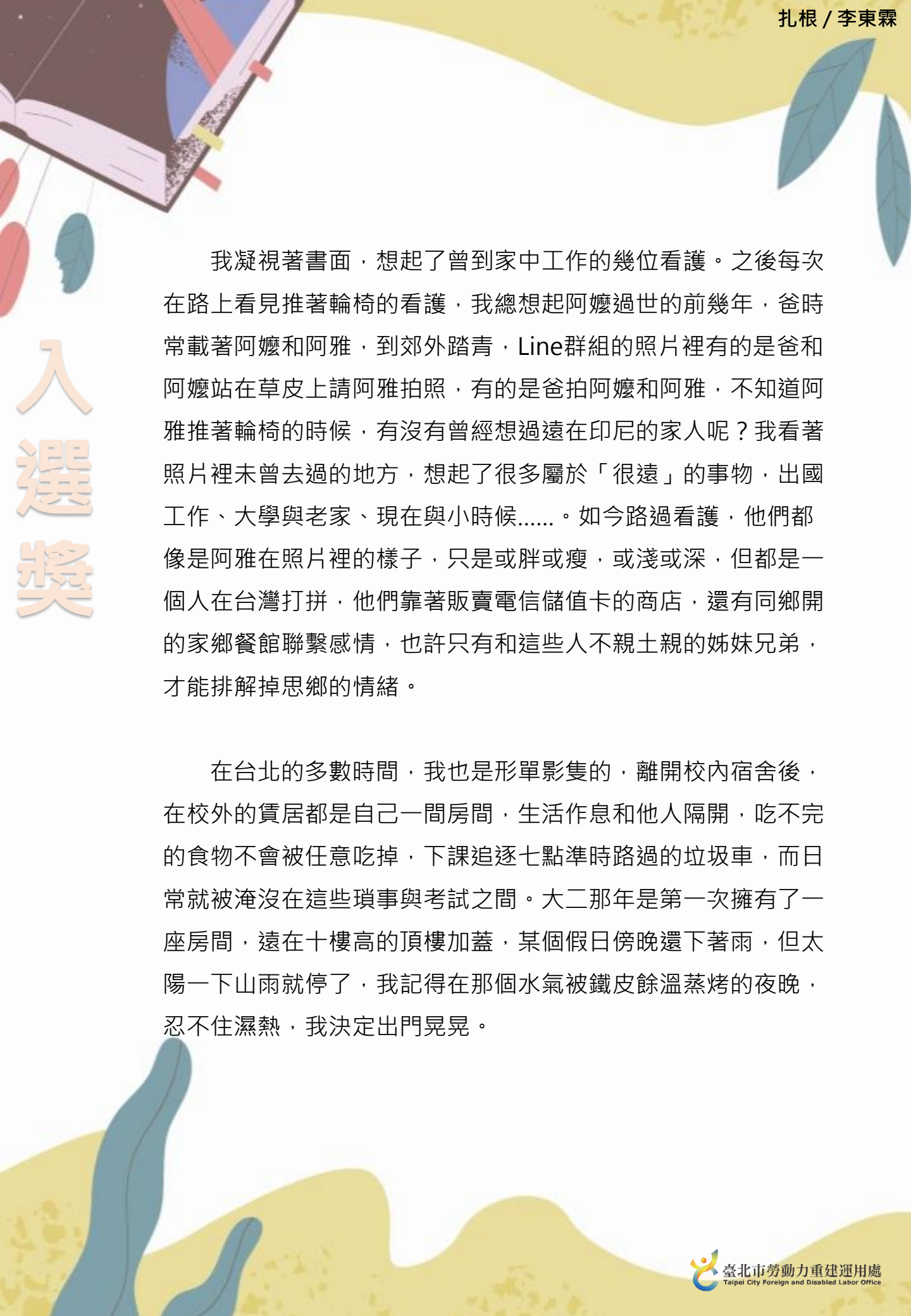
從高中開始我就遠家讀書，有好長一段時間不喜歡回家，一想到「家」，腦中便閃現出「探視阿嬤」的畫面，不知道為什麼那模糊的畫面，能將我擋在老家之外，同時我又喜歡在宿舍想著，阿金和阿嬤在只有電視和尿布的房間，最常想的事情是什麼呢？阿嬤的左腦已經中風，全身剩下右腦控制的左半邊尚且能握著筆，只有在爸講話時才得以用眨眼來表達。恐怕是不能思考了吧。我又想起阿金，國中時的某些夜晚，媽曾經在電視劇廣告的時候把阿金從病房裡叫出來，像是端出什麼法寶一樣從包包裡拿出一小本的廣告紙，問阿金要不要保養，可是保養是個抽象的詞彙，媽只好說「這個。皮膚。好好。」輔以手勢在臉頰上來回彈動，隔幾週阿金的桌上便多了一些早晚抹拭的瓶罐，而我也早早就把頭轉往後方興奮討論著的兩人，看他們像是久未謀面的遠親，聊著女人共同的話題，想著阿金的before和after對照圖，在那幾個禮拜內並沒有太大的改變，反倒是日後去診所做了雷射，臉上的痘疤才慢慢撫平。



# 入選獎

高二那年暑假，阿金的簽證到期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同鄉不同村的阿雅，那化妝品的秘密自然也在阿雅和媽媽之間共享著，起初半年我仍對阿雅的臉沒有印象，直到考完了大學才有更多時間待在家裡，並焦急地等著兩個月後的大學開學，那時我時常倒在沙發上看電視，腦中有許多人生跑馬燈閃過：北上讀書一去不回頭似地，想起自己從小就是被看護所帶大的，一個人北上就意味著不再有家，更不再有阿雅和臥躺的阿嬤，我帶著追思的想法和他們相處了最後一個高中暑假，但小時候對阿金的依賴又跑出來，只是改口成阿雅阿雅地喊，可是想起每喊一次就又少一次，就捨不得喊了。

到台北生活的這幾年，外勞開始被正名為產業移工、家庭移工等等，他們是跨國界的勞力，可能在漁業或是家庭，也可能是白領階級，大一課堂看了一些書單，《回家》是其中一本，顧玉玲紀實地將他在TIWA所做的抗爭紀錄還有移工處境都寫了下來，那時我只覺得好痛，而且痛得好像是有什麼長久珍視的事物被破壞了。



我凝視著書面，想起了曾到家中工作的幾位看護。之後每次在路上看見推著輪椅的看護，我總想起阿嬤過世的前幾年，爸時常載著阿嬤和阿雅，到郊外踏青，Line群組的照片裡有的是爸和阿嬤站在草皮上請阿雅拍照，有的是爸拍阿嬤和阿雅，不知道阿雅推著輪椅的時候，有沒有曾經想過遠在印尼的家人呢？我看著照片裡未曾去過的地方，想起了很多屬於「很遠」的事物，出國工作、大學與老家、現在與小時候……。如今路過看護，他們都像是阿雅在照片裡的樣子，只是或胖或瘦，或淺或深，但都是一個人在台灣打拼，他們靠著販賣電信儲值卡的商店，還有同鄉開的家鄉餐館聯繫感情，也許只有和這些人不親土親的姊妹兄弟，才能排解掉思鄉的情緒。



在台北的多數時間，我也是形單影隻的，離開校內宿舍後，在校外的賃居都是自己一間房間，生活作息和他人隔開，吃不完的食物不會被任意吃掉，下課追逐七點準時路過的垃圾車，而日常就被淹沒在這些瑣事與考試之間。大二那年是第一次擁有了一座房間，遠在十樓高的頂樓加蓋，某個假日傍晚還下著雨，但太陽一下山雨就停了，我記得在那個水氣被鐵皮餘溫蒸烤的夜晚，忍不住濕熱，我決定出門晃晃。



# 入選獎


我想起上台北之前就聽過的不打烊書局，很快就前往忠孝敦化，夜晚的誠品像個觀光景點的碉堡建築，半埋在敦化北路上面，人們滑手機漫步走上手扶梯，來到只有書與音樂的幽冥神界，在那裡我隨意找了一個角落站著，並默默地就翻過了三四十頁的小說。三年後，敦南誠品因為租約到期而結束，店家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向台北市民告別，最後的幾個晚上我特地趕去見它最後一面，從來沒見過半夜十一點的書店還能人山人海，每個人都在透過重複熟悉的動作挖掘時光寶盒，一低頭就是幾十分鐘過去，當你再抬頭，又是新的一批人進駐這個由書堆疊而成的碉堡。我突然想起大二當年是阿嬤離世的一年，那時只要是無事的夜晚，就會泡在裡面看小說和詩，三年過去了，反倒是在敦南店目送著敦南店結束營業，某一瞬間也懷疑自己是不是也是趁著這個機會，向著過去的自己告別呢。

「看吧，你在台北又度過了三個年頭喔。」我闔上書本的時候，默默地對自己說著。



這三年倒是因為遷居的關係，鮮少從西門出發敦南誠品，反倒是在板橋的街道上來回奔走居多。住在板橋的社區二樓，時常能遇見某棟的老奶奶和看護同進同出，路經周邊的公園與捷運站時，也都有一對又一對的長輩與看護在牆邊看著天空，特別是新埔站的外圍有傳統市場與小吃店，人種多的像是仰賴移工的幫忙才撐得起的生態系，雖然常常趕著公車回家，但在那閃瞬的觀察裡，總會很感動於這些深色皮膚的移工朋友們，甚至覺得即便臉上滿是汗水，但都乘載著遠方老家的經濟和在地居民的生活，認真的眼神因此顯得特別美麗而堅強，好像一朵花深根後，美麗而孤獨地綻放著。

大學的外宿期間總共搬過三次家，相當一年一搬，如今和一對夫婦室友與嬰兒住在一起，過去的社區大樓潮濕而西曬，更早之前的頂加套房受蟲鼠之苦，這三年過去了，也慢慢地在台北扎根下來，還記得前幾年南下老家時，阿雅隨著阿嬤離世而回國，一樓空蕩蕩的，明明知道人去樓空，卻還是脫口喊出了阿雅，但已然漸漸地習慣回家後一個人待在客廳，也好不容易習慣了帶鑰匙而不靠他人開門。好像一切都上軌道似的，我也早就不再排斥回家。



上次進家門時，我將鑰匙丟在門邊的桌子，想起阿雅已經離開了好久，我悠悠地問起一旁看電視的媽。

「阿嬤走多久了呢？」

「今年滿三年。」

我翻找著冰箱時不禁疑問起來，這三年來阿雅過得好嗎，腦中又想起了我呼喚阿雅阿雅的長尾音，不知道他在印尼過得如何，安靜的疑惑時刻裡，客廳傳來十幾年來始終存在的節目聲音，而沒有人發現我翻找著冰箱卻沒有拿出任何東西。

# 入選獎